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薇拉·凯瑟中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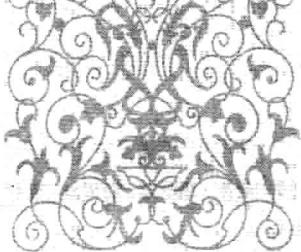
[美国] 薇拉·凯瑟 / 著 刘贝丝 袁 慧 / 译



Collected Stories by Willa Cather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Collected Stories by Willa Cather

薇拉·凯瑟中短篇小说集



[美国]薇拉·凯瑟 著

刘贝丝 袁 慧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薇拉·凯瑟中短篇小说集/(美)薇拉·凯瑟著;刘贝丝、袁慧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6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禄善主编)

ISBN 978-7-5354-3753-2

I. 薇…

II. ①薇…②刘…③袁…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2353 号

策 划: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康志刚 周 杰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左 怡 甘 璐

封面绘画:杜 娟

插图绘画:贾培生 等

排版制作:雷晓玲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2.25 插图:8

版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5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禄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黄禄善	韩忠华
杜 蕾	李 易	金泽龙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薇拉·凯瑟 (Willa Cather, 1873—1947) 是美国 20 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 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 1931—) 并称为美国最伟大的两位女性小说家, 她的小说创作使她跻身于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家之列。她获得过普利策奖等多项文学大奖, 还获得过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麦克斯威尔·盖斯马尔 (Maxwell Geismar) 恰如其分地把她称作“平均主义社会中的贵族、工业化社会中的乡土作家、物质文明进程中精神美的护卫者”。

薇拉·凯瑟于 1873 年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9 岁那年, 她随父母搬迁到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大草原的一个小镇上。这次搬迁对她在心灵与艺术上的影响持续了一生。她在那里接触到从欧洲各国涌来的新移民, 这些后来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素材。

在内布拉斯加, 凯瑟正式开始上学, 虽说她在情绪上有些喜怒无常, 学业却很优秀。在 13 岁那年, 她开始喜欢扮男装, 并

把自己的名字签成“威廉·凯瑟”。一些评论家把她的这一举动看成是反叛社会对女性的约束；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凯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于男性角色，似乎这就是她在小说中常常使用男性叙述视角，在生活中与女性朋友关系密切的根源。凯瑟后来解释说，扮男装只不过是年轻时摆摆姿势罢了。

凯瑟虽然在进内布拉斯加大学时打算学医，可当她的一篇文章被当地报纸采用后，她改变了主意——学文科，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一边念书，一边向杂志投稿，为《内布拉斯加州报》(*Nebraska State Journal*)撰文，并发表过戏剧、音乐评论和书评。大学毕业时，她成了《内布拉斯加州报》的全职记者和评论人。毕业以后，她来到匹兹堡，在妇女杂志《家庭月刊》(*Home Monthly*)做了两年编辑，同时继续为《内布拉斯加州报》撰文。在以后的17年里，她在匹兹堡一边教英文、为报刊撰稿，一边写短篇小说。

1906年，凯瑟搬到纽约，在颇具影响力的《麦克卢尔》(*McClure*)杂志社任编辑。凯瑟与《麦克卢尔》的联系对她的写作生涯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年前，该杂志的出版商S. S. 麦克卢尔就帮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精灵花园》(*The Troll Garden*, 1905)。1908年，凯瑟在去波士顿出差时结识了著名女作家萨拉·奥恩·朱艾特(*Sarah Orne Jewett*)。受朱艾特的鼓励，凯瑟请了长假，专心投入创作。她在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历山大大桥》(*Alexander's Bridge*, 1912)出版后从杂志社辞职，并在对内布拉斯加大草原的回忆中寻找到了“静谧的生活中心”，大草原的生活经历像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不断地再现在她的作品中。

凯瑟的文学声誉主要来自她的十几部中、长篇小说，特别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啊，拓荒者！》(*O, Pioneers!*, 1913)、《我的安东尼亚》(*My Antonia*, 1918)、《一个迷途的女人》(*A Lost Lady*, 1923)、《教授的房子》(*The Professor's House*, 1925)、《死神来迎接大主教》(*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1927)、《莎菲

拉和女奴》(*Sapphira and the Slave Girl*, 1940)。然而,凯瑟也是位短篇小说大师。她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彼得”(“*Peter*”)于1892年问世,她一生中共写过约六十篇短篇小说,占她小说创作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她的短篇小说一度曾被忽视。因为过去有些评论家认为凯瑟三分之二的短篇小说写于她191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历山大大桥》之前,因此认定她的短篇小说创作只是她整个创作生涯的实习期;而且凯瑟自己也更重视长篇小说的创作,她的许多早期短篇小说散落在各种杂志中,在她生前没有再版过。经过重新的审视,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凯瑟的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作品相当优秀。凯瑟在生前只出版过三个短篇小说集:《精灵花园》(*The Troll Garden*, 1905)、《青春和美艳的美杜莎》(*Youth and the Bright Medusa*, 1920)和《无常人生》(*Obscure Destinies*, 1932)。第四个集子《美女暮年及其他故事》(*The Old Beauty and Others*, 1948)在她去世一年后才出版。凯瑟去世之后,不断有编者把她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如《五篇故事》(*Five Stories*, 1956)、《薇拉·凯瑟早期短篇小说》(*Early Stories of Willa Cather*, 1957 初版, 1983 再版)、《薇拉·凯瑟短篇小说集, 1892-1912, 1965 年初版, 1970 修订版》(*Willa Cather's Collected Short Fiction, 1892-1912*),《瓦伦丁叔叔及其他故事》(*Uncle Valentine and Other Stories*, 1973)、《薇拉·凯瑟短篇小说二十四篇》(*Willa Cather, Twenty-four Stories*, 1987)。可以说,出版界和评论界对凯瑟短篇小说持续不断的关注是作者本人始料不及的。

薇拉·凯瑟的中、短篇小说在题材上主要分为二类:西部边疆开拓者的故事和艺术家的故事。她还写过一些有关女性人物的作品,如“在海鸥飞翔的路上”(“*On the Gulls' Road*”, 1908)。凯瑟首先写的是西部边疆开拓者的故事,然后逐渐地把兴趣转到艺术家和女性人物身上,而在有的故事中这些元素是交织在一起的。

“彼得”和“先知——洛”(“*Lou, the Prophet*”, 1892)是

凯瑟学生时代的作品，以移民西部的开拓者为写作素材。从这两篇小说，以及另外两篇小说“在分水岭上”（“*On the Divide*”，1896）和“瓦格纳作品音乐会”（“*A Wagner Matinee*”，1905）中，我们看到她看待边疆经历的态度与长篇小说《啊，拓荒者！》中的态度不尽相同。在这几个短篇中，作者对边疆生活泯灭人性的艰辛感到义愤。在“彼得”中，彼得在失去音乐慰藉的大草原上饮弹自尽；在“先知——洛”中，洛在荒原生活的单调、艰难、孤独中走向疯癫；“在分水岭上”中，挪威移民卡努特用酒精麻痹自己，最后做出了强抢新娘的疯狂举动；“瓦格纳作品音乐会”中乔治亚娜婷婷的命运反映出美国本地开拓者的生存状况不比外国移民更好。更有甚者，“艾里克·赫曼森的灵魂”（“*Eric Hermanson's Soul*”，1900）描述了在西部开拓者中盛行的狭隘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那里除了宗教的狂热，任何一种热情都被当成罪恶。年轻开朗的北欧人艾里克·赫曼森皈依宗教后，“以前挂在他嘴角的异教徒的笑容不见了，他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宗教以折磨一颗心灵的代价来治愈一百个心灵，然而，它毁灭心灵时，快速而致命，从此哪儿有十字架的痛苦，哪儿就没有欢乐的踪影。”当他再一次在舞会上感受到爱的激情时，“欣喜若狂，正思忖着他何时会为眼前的狂欢付出代价。……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可以无畏、高傲地下地狱，那他就让自己的灵魂下地狱去。曾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想象自己已经身在地狱了，脚踩烈火，怀抱飓风。”凯瑟在这些以大草原移民生活为背景的早期作品中，展现了艰难的边疆生活对身体的损害、对精神的摧残。

在边疆被开拓之后，西部似乎成了冷酷无情的吝啬鬼的天地。在《波西米亚女郎》（*The Bohemian Girl*, 1912）中，欧洲的文化传统被美国狭隘的物质主义取而代之。富人们在体面、仁慈的外表之下，冷酷无情地追逐着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在故事的结尾，尼尔斯和克莱拉这一对恋人搭乘午夜的火车离开了大草原，从纽约乘船私奔挪威。这无疑反映了作者对西部边疆日趋物质化的不满。

凯瑟最优秀的小说都是对往事的追述，而追述往事则需要岁月的沉淀。凯瑟在这些小说中流露出自己对西部边疆态度的变化。“同名者”（*The Namesake*，1907）讲述了一位旅居巴黎的美国雕塑家深厚的美国情结。他在阅读与他同名的舅舅的信件时找到了吞噬他生命的理想主义的火焰。《远岛宝藏》（*The Treasure of Far Island*，1902）的主题是寻找失去的青春岁月。剧作家道格拉斯·伯翰姆在纽约戏剧界功成名就后衣锦还乡，到内布拉斯加的家乡故地重游，在与儿时女友玛吉到远岛挖掘昔日埋下的“宝藏”时，寻回了失落在尘世间的爱情。

凯瑟在《波西米亚女郎》中对西部边疆社区基本上是持批判的态度，可当人们远离西部大草原，摆脱了那里的生活、价值观念之后，回望时却发现故土、故人温馨依旧。身处西部时，凯瑟不喜欢西部，在她的一些作品中，纽约、波士顿等大都市和遥远的欧洲是更令人向往的地方。然而在离开西部后回望故地，她发现西部也有些值得肯定的价值观念。在“威廉·特佛纳的温情”（*The Sentimentality of William Tavener*，1900）中，“海斯特将灯吹灭，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很久。威廉放在桌上的钞票仍在原处，她没有去动。她有一种痛楚的感觉，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或者失去了什么，不知怎么，她感到过去的岁月欺骗了她。”艰难的边疆生活仿佛使夫妻间的爱情消失在了对柴米油盐的计较之中，然而沉淀在岁月沧桑里的脉脉温情却更加令人感动。

除了西部边疆的故事，凯瑟短篇小说的另一大主题是艺术家、艺术个性和艺术气质。“雕塑家的葬礼”（*The Sculptor's Funeral*，1905）中的哈维·梅瑞克虽然生长在充斥着欺诈与拜金之风的堪萨斯城，却出污泥而不染，“仍在追寻古老、高贵的传统”。“他远离这片堕落的泥沼，在世界的另一片天地里，从事他那伟大的事业，攀登他为自己设立的广阔而纯洁的高峰。”他在波士顿成为伟大的雕塑家，超越了西部冷漠而刻薄的人情世故。在西部混浊世风的反衬下，艺术家的人格更显高贵。而“内莉·迪恩的欢乐”（*The Joy of Nelly Dean*，1911）中的内莉

虽然也有艺术天赋，可她却留在西部，嫁给了冷酷的“西部新人”斯科特·斯宾尼，生下第二个孩子才三天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一朵还没绽放的艺术之花殒灭在了西部的世故薄情、宗教束缚之中。在这两篇小说中，凯瑟鄙视污浊的物质世界，颂扬艺术家和艺术气质的高贵。然而在另一些有关艺术家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凯瑟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神童”（“*The Prodigies*”，1897）写的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母亲为了把一对有歌唱天赋的儿女培养成歌唱家，剥夺了他们童年的欢乐，使他们身心饱受摧残。“女歌星的风流韵事”（“*A Singer's Romance*”，1900）则以诙谐的笔调描写一位自以为风韵犹存的中年女歌星在浪漫幻想破灭后“痛哭起来”。这些作品写出了艺术家的辛酸、艺术之路的艰难。

“保罗事件”（“*Paul's Case*”，1905）是凯瑟短篇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保罗是个出身贫寒的高中生，课余在音乐厅当引座员。他虽不是艺术家，却有艺术气质。他觉得，与艺术相关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与他所处的美国下层社会相关的一切都是平凡而丑陋的。演出开始后，“他突然感受到生命的激情，灯光在他眼前起舞，音乐大厅闪耀着不可思议的光辉。”然而，走近家门，他“心里有一种沮丧无力的感觉，绝望地感到又将陷入永无止境的丑陋和平庸之中。”显然，他只看到了艺术世界熠熠生辉的外表，却没看到艺术家为之倾注的汗水。他所生活的贫民社区也没他想象的那么糟糕，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信踏实工作才会有钱，有了钱就能过上高雅的生活。可保罗既忍受不了平凡，又不愿意努力，他参加工作后偷了公司的钱款逃到纽约。他在纽约过了几天梦寐以求的奢华生活，满足了几天“听觉和视觉上的享受”，然后卧轨自尽了。保罗悲剧的根源在于他对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理解的偏差，这篇小说体现了凯瑟对艺术与现实冲突的思考。

下面三则故事描写的是艺术家与普通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弗莱维亚和她的艺术家们”（“*Flavia and Her Artists*”，

1905) 中，富有的弗莱维亚·汉密尔顿虽然艺术品味不高，却以款待艺术家为乐事，结果却蒙受了艺术家的羞辱。“花园小屋”(*The Garden Lodge*, 1905) 讲述的是卡罗琳·诺布尔的故事。卡罗琳出生在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家庭。“家人满嘴都是高谈阔论，口袋里却空空如也，满脑子充斥着浪漫的理想，却无法改变悲惨的现实，还要用美丽的假象去粉饰他们的懒惰和贫穷。”她美丽、冷静、务实，在二十四岁那年嫁给了中年丧偶的银行家，从此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她在花园小屋里接待了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雷蒙德·戴斯克雷。雷蒙德唤醒了她那被压制住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对艺术的深爱。然而经过一夜的感情煎熬，她毅然决定把花园小屋拆掉，盖上新建的避暑别墅，继续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菲德拉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Phaedra*, 1905) 以先锋派画家休·特雷芬尔未完成的杰作命名。他临终时曾留下遗言不许卖这幅画，可这幅画还是被他的遗孀卖掉，换成钱用于操办第二次婚事。在这些故事中，凯瑟对待艺术家的态度是颇为复杂的。她既同情艺术家，又把他们当成是一群怪人，觉得艺术家们也让普通人难受，似乎这两类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相互反感。这反映出作者本人的矛盾，凯瑟既崇尚艺术，又是个务实的人。

“魂断荒漠”(*A Death in the Desert*, 1903) 讲述的是成功艺术家背后被牺牲掉的人的故事。阿德里安斯·希尔加德是一位天才作曲家，与他长相酷似的弟弟埃弗雷特成了他天才的奴仆，女歌手凯瑟琳·盖洛德则因经受不住对他的单相思，患上了肺结核，奄奄一息。天才在燃烧自己生命的同时，还吮吸着每一个走近他的人的生命。在“甘心奉献的缪斯”(*The Willing Muse*, 1907) 中，凯瑟以诙谐、嘲讽的口吻讲述了庸俗文学作家贝莎·塔伦斯的故事。贝莎写书的速度就像踏缝纫机那样快，即便如此，还是应接不暇。她通过与严肃文学作家肯尼斯·格雷结婚，让肯尼斯来帮她工作。“她取得了所谓的成功，……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只能活在她征服文坛的烈焰之中，而这正表明了他的失败。”

这种挫败感最终迫使肯尼斯逃往中国，在隐姓埋名中找回自我。

与前面两类小说不同，“在海鸥飞翔的路上”（“*On the Gulls' Road*”，1908）是一篇极具浪漫主义风格的爱情故事。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在从意大利返回美国的航程中遇到了亚历山德拉·艾伯林夫人。她像北欧女神般美丽。他们相爱了，可她因身患重病，拒绝与他私奔。她在临别前送给他一个盒子，让他在得到她死讯后才打开。一年后她死了，他打开盒子发现里面装着一络她的美发。这篇小说所讲述的美丽而哀怨的爱情故事拓展了边疆生活和艺术人生这两大主题。

从1905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精灵花园》出版，到1920年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青春和美艳的美杜莎》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凯瑟作为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的地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她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评论界越来越重视她的短篇小说，研究不断深入，凯瑟作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因而得以确立。

这部《薇拉·凯瑟中短篇小说集》选入的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凯瑟最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反映了凯瑟早期小说创作的特色。这些短篇小说的主题在她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反复出现。在薇拉·凯瑟的心中有两种驱动力：一是对土地的热爱，二是对艺术人生的思考。大草原与文化都市就像是两极，反复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在这些小说中，凯瑟的价值观念是一贯的：她喜爱善良的人、敬仰有崇高理想的艺术家、推崇能够从历史的沉淀中寻找价值的人、赞美那些与土地有着特殊感情的个人。而最让她痛苦的则是看到物质主义侵袭到城市和乡镇、草原和沙漠，甚至渗透进了艺术王国。在与物质主义的对抗中，凯瑟护卫着精神美、人性美。在对人性之光的追寻中，她的小说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具有了普世的意义。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教授

朱 洁

2008年6月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Collected Stories by Willa Cather



目录

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1
彼得	10
先知——洛	14
在分水岭上	20
艾里克·赫曼森的灵魂	36
波西米亚女郎	62
同名入	111
远岛宝藏	125
神峰	147
威廉·特佛纳的温情	157
雕塑家的葬礼	163

Contents



内莉·迪恩的欢乐	179
神童	195
女歌星的风流韵事	212
保罗事件	218
弗莱维亚和她的艺术家们	239
花园小屋	268
《菲德拉的婚礼》	283
魂断荒漠	302
甘心奉献的缪斯	327
侧画像	340
在海鸥飞翔的路上	352

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一天上午，我收到一封用淡色墨水写成的信。信纸很光滑，印有蓝格，信封上盖着内布拉斯加州一个小村庄的邮戳。这封信是我的叔叔霍华德寄来的，已经磨损，皱皱巴巴的，好像在一个不太干净的衣服口袋里待了有些时日。信上说，他妻子的某位单身亲戚最近去世，留给了她一小笔财产，因此她必须到波士顿来料理这笔财产。叔叔请我去车站接婶婶，并尽可能地帮助她。我细看了一下预定的到达日期，发现就在第二天。他习惯性地拖到最后一刻才写信，要是我早离家一天的话，肯定就接不到婶婶了。

乔治亚娜婶婶的名字不仅让我立刻回想起她那佝偻而令人心生怜悯的身影，更把我带入回忆的幽谷。这幽谷是那样宽阔、那样幽深，以致当信纸从我手中滑落时，我突然觉得眼前的世界是如此陌生，在熟悉的书房中竟感到惴惴不安、无所适从。总之，我又变回婶婶所熟悉的那个瘦高的乡下孩子，生着冻疮、局促而害羞，双手因剥玉米皮而裂了口子、疼痛难忍。我试着活动了一下手指的关节，好像它们又裂了口子一样。我仿佛再次坐在了婶婶家客厅里的那架管风琴前，用僵硬、通红的双手笨拙地摩挲着琴键，而她则坐在我的身边，为剥玉米的人缝制帆布手套。

第二天早晨，我向房东太太交待了一番便出发去车站。火车进站后，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婶婶。她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乘客，而且似乎直到我把她安置进马车时，她才真正认出我来。来的路上因为她坐的都是硬席车厢，亚麻大衣被煤烟熏

得发黑，而黑色的帽子却因路上的尘土变成了灰色。到达我的住处后，房东太太立刻安排她上床歇息，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又见到她。

不管斯普林格太太看到我婶婶的模样时有多么震惊，她都善解人意地掩饰了过去。至于我自己，望着婶婶那佝偻的身影，内心充满敬畏之情，就像望着那些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①以北地区冻掉耳朵和手指、或在刚果河上游失去了健康的探险家们一样。大约在60年代后期，乔治亚娜婶婶曾是波士顿音乐学校的一位老师。一年夏天，她来到了格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那是她的祖先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她的出现使得村子里最懒散的小伙子内心燃起幼稚的迷恋，而她对这个叫做霍华德·卡彭特的青年也怀有某种炽热的情感，就像二十一岁的英俊的乡下青年有时会点燃骨瘦如柴、戴着眼镜且年满三十的女人的激情那样。当乔治亚娜回到波士顿时，霍华德也跟着她到了那里。这种无法解释的痴情的举动导致他们最终私奔。为了躲避家人的责备和朋友的批评，她随他去了内部拉斯加的边远地区。当然，卡彭特没什么钱，便在红柳县离铁路五十英里的地方领了一块地^②。他们驾着马车横穿大草原，在车轮上系了条红手帕，记下车轮旋转的圈数，就这样自己动手丈量出了土地。他们在红土坡上挖了个窑洞，那儿的居民住的都是这种地方，生活条件常常退回到原始状态。他们的生活用水取自野牛饮水的小湖，微薄的储粮常常落入一群群流浪的印第安人手中。三十年来，婶婶离家从未超过五十英里。

但斯普林格太太并不知道这些，而且在看到我婶婶现在的模样时肯定是大吃了一惊。婶婶来时穿的那件布满尘土的亚麻风衣是她最体面的一件衣服，里面那件黑色便服上的装饰品表明她已经完全听从乡村裁缝的安排。不过婶婶的身材

① 北冰洋的一群岛，1926年前苏联对该地区提出过主权要求。

② 据美国1862年《宅地法》，美国公民只要交十美元手续费，即可在西部获得一块土地，连续耕种五年以上，该土地就可以成为他的私有财产。

对任何一位裁缝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原本就有些驼背，现在她的双肩更是弯到下垂的胸前。她不穿胸衣，长袍的后摆拖在地上，腹部像山峰一样突显出来。她戴的假牙不是很合适，皮肤变得和蒙古人一样黄，这是因为常年在无情的风沙中劳作，还使用含碱量高的水，这种水能将透明细嫩的皮肤打磨成坚韧的皮革。

我童年时代大部分美好的事物都得益于这个女人，我对她是又敬又爱。在我为叔叔放牧的岁月里，婶婶每天准备好三餐——第一顿在早晨六点钟做好——并在把六个孩子安顿上床之后，还常常在熨衣板前站到半夜，听我在旁边的餐桌前背诵拉丁文词尾变化。每当我昏昏欲睡、脑袋耷拉在不规则动词表上时，她就会轻轻地把我摇醒。正是在她熨烫衣服，缝缝补补的时候，我向她朗读了莎士比亚的剧本，我接触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她用过的神话课本。她还教会了我弹音阶和练习曲谱——就在那架管风琴上，那是她丈夫在十五年之后才给她买的。在那之前的十五年中，除了一位挪威籍农场工人的手风琴外，她没见过任何乐器。当我费力地弹奏《快乐的农夫》时，她就坐在我的旁边，缝补衣物或是算账，很少和我谈论音乐，我也知道其中的缘由。她是个虔诚的女人，从信仰中得到慰藉，而且至少对她自己而言，她所受的苦难并非那么悲惨。曾经有一次我在她的乐谱集中发现了一份旧的《欧丽安特》^①乐谱，当我执著地弹奏其中一些简单的乐章时，她走到我的身边，用手蒙住我的眼睛，轻柔地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颤抖地说：“别这么入迷，克拉克，否则你可能会失去它的。哦，亲爱的孩子，祈祷吧，无论你将要牺牲什么，但愿那不是音乐。”

婶婶在抵达后的第二天早晨又露面了，不过仍处于一种半梦游的状态。她好像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于年轻时曾居住过的城市，这座让她半生都梦魂萦绕的城市。她一路上晕车

① 德国音乐家卡尔·玛里亚·冯·韦伯的三幕歌剧，首演于1823年。